

山 鹰

(相声专辑)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山 鷹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197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7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：10019·2226 定价：0.10元

目 录

山 鹰	1
看不全	16
藏胞救亲人	20
坦克历险记	23

山 鹰

(相 声)

马 季

甲 我们伟大的祖国，是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。

乙 对，光说少数民族就有五十多个。

甲 少数民族有个很大的特点。

乙 什么特点？

甲 都能歌善舞。

乙 对，他们经常用歌舞表达对党、对毛主席的热爱，歌唱幸福的新生活。

甲 我要是随便唱一支歌，你能听得出来是哪个民族的吗？

乙 只要你一唱，我就能听出来。

甲 (唱)“蓝蓝的天上白云飘，白云下面马儿跑……”

乙 这是蒙古族的。

甲 对。(唱)“弹起琵琶，心欢畅哎……”

乙 这是壮族的。

甲 (唱)“不敬青稞酒呀，不打酥油茶呀……”

乙 这是藏族的。

甲 (唱)“班娘唔, 鸬鸬啱噢……”

乙 这个呀……

甲 哪族的?

乙 不知道。

甲 这是苗族的山歌。

乙 什么内容?

甲 歌唱的是一位山鹰姑娘。

乙 山鹰姑娘是谁?

甲 她是深受苗族人民爱戴的一位好医生。

乙 噢, 医生。她是中医还是西医?

甲 她呀, 中西医结合。

乙 是病房, 是门诊?

甲 哪儿需要上哪儿。

乙 是内科, 是外科?

甲 内外科兼治。

乙 到底是哪科的?

甲 哪科可不好分了。

乙 这样吧, 你说说她每天都干什么?

甲 她每天也就是开刀、动手术。

乙 噢, 西医外科。

甲 诊脉、抓药。

乙 中医内科。

甲 助产、接生。

乙 妇产科的。

甲 防病治病，消毒打药，赶牛套车，田间读报，护苗割胶，开山放炮，宣传卫生常识，上门针灸医疗。哪科的？

乙 我也分不出来了。

甲 告诉你，山鹰姑娘是我们苗寨第一代赤脚医生。

乙 怨不得既防病治病，又坚持劳动呢。

甲 山鹰姑娘生在苗寨，长在苗寨，当上赤脚医生之后，仍然活跃在山区，服务在苗寨。

乙 呵，是个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。

甲 山鹰姑娘在党的哺育下成长，在三大革命斗争中锻炼，她当过红卫兵，造过反动路线的反，夺过走资派的权，曾经徒步来到过北京，接受过毛主席的检阅。

乙 她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员闯将。

甲 这山鹰姑娘有崇高的革命理想，勤劳朴素的品德，英勇顽强的性格，坚韧不拔的作风，敢于反潮流的精神。

乙 真象只勇敢的山鹰！

甲 因此一小撮阶级敌人，对山鹰姑娘怕得要死，恨得要命，千方百计想破坏捣乱。

乙 这就是敌人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。

甲 就在我们苗寨，曾经跳出了一个过去的“鬼司”。

乙 “鬼司”是什么呀？

甲 苗王山主的应声虫，专门靠装神闹鬼愚弄群众。

乙 呵，就是巫婆。

甲 这是个男的。

乙 啊！男巫婆……就是“鬼司”。他说什么？

甲 “鬼司”说：“山鹰是个泥腿子，想当医生，大病治不了，小病治不好。”

乙 这叫什么话！

甲 山鹰姑娘说：“为苗寨掌好医疗大权，改变山区缺医少药的状况，我决心已下，任凭风吹浪打决不动摇！”

乙 对。“鬼司”还说什么？

甲 “鬼司”说：“山鹰姑娘……你可以在大医院，穿上白大褂，当个大医生。”

乙 硬的不行来软的了。

甲 山鹰姑娘说：“毛主席培养我做赤脚医生，我永远不离开苗寨，不脱离群众，不脱离劳动，赤脚医生的道路我走定了！”

乙 说得好！“鬼司”没词了吧？

甲 “鬼司”又说：“山鹰姑娘东家走、西家串，这不是我们苗家的风俗呀！”

乙 啊？！

甲 山鹰姑娘说：“为防病治病，哪里需要我就到哪里去。什么旧风俗旧习惯，一律要打破！”

乙 “鬼司”还说什么？

甲 “鬼司”说：“山鹰姑娘你要知道……”

乙 他要说什么呀？

甲 张口结舌了。山鹰姑娘有力地回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。你看她肩挎着药箱，身背着竹篓，飒爽英姿地踏遍青山采草药，千家万户问寒暖。

乙 真是苗家的贴心人啊。我有机会想见见山鹰姑娘。

甲 好啊，你去一趟，苗家会用最隆重的礼节欢迎你。

乙 我去是向山鹰姑娘学习的，还欢迎什么？

甲 你不知道山鹰姑娘是我们苗家的骄傲，你这远方的客人为她而来，能不欢迎你吗？

乙 对，苗家就是好客呀。

甲 当你走进南典山时，山头上就会擂响山鼓，男女老少都要来迎接你。还将捧起苗茶、山兰酒，吹起了芦笙，跳起了欢快的舞蹈。老人们会把你团团围住，就象见到了久别的亲人。老阿婆要拉着你的手，亲切地告诉你……

乙 跟我说什么？

甲 “道别甘依，百楼评家，百达道，嘞黑哇噢！”

乙 我一句没懂。

甲 老人说的是：“毛主席的‘六·二六’光辉指示，给我们苗寨带来了新气象呀！”

乙 呵，是这么个意思。我什么时候能见到山鹰姑娘？

甲 哎呀，山鹰姑娘每天从早到晚，手不停脚不闲，不是攀山采药，就是巡回出诊，你没机会呀！

乙 那我去找她去呀。

甲 你上哪儿去找啊？

乙 她上哪儿，我上哪儿去找。

甲 她去的那地方路可远点儿。

乙 再远我也应该去。

甲 那你就去找吧。

乙 她上哪儿了？

甲 日内瓦。

乙 日……出国了！

甲 山鹰姑娘受全国百万赤脚医生的委托，出席世界卫生会议去了。

乙 哟！那可不好找了。

甲 你找我吧。

乙 我找你干吗呀？

甲 我了解山鹰姑娘的事迹，还熟悉苗家的今昔变化。我先给你带路，领你看看我们苗寨的新面貌。

乙 那好啊！

甲 咱先看看前山一片橡胶林，后山层层大寨田，再看看南山修起的大水库，北山种植的百草园。

乙 百草园？

甲 山鹰姑娘开荒种草药，扩大药源节省开支，自力更生办合作医疗，越办越兴旺。

乙 好，那咱去看看。

甲 从百草园出来，我领你去见一见“夺斗生”。

乙 “夺斗生”是谁呀？

甲 一个小孩儿的名字，是我们苗家的后代，叫“夺斗生”。

乙 怎么叫这名字？

甲 因为这孩子的生命是夺过来的，斗出来的，夺一斗一生。

乙 怎么回事呀？

甲 孩子要降生的时候，遇到了难产，山鹰姑娘守护着产妇，三天三夜没合眼。好容易孩子安全降生了，可是阶级敌人乘机在背后煽风点火。

乙 这“鬼司”又出来干吗？

甲 “大姑娘管接生，生出的孩子不是怪物也是妖精，赶快把孩子弄死，不然全寨必遭大难，天火烧山……”

乙 胡说八道！

甲 山鹰姑娘怀抱着刚刚出生的婴儿，面对着“鬼司”说：“住口！你休想用封建迷信兴妖作怪，扼杀我们苗家革命的后代。你敢动一动，就让你偿命！”

乙 斗得好！

甲 大家伙你一言，我一语，批得敌人体无完肤了。

乙 阶级敌人阴谋破产了。

甲 这个孩子，在山鹰姑娘精心护理下，正在健康茁壮地成长；长得可结实了，刚刚满月，嗓门就挺大。

乙 身体结实嘛。

甲 刚刚两个月，就想上山赶牛了。

乙 刚两个月就想赶牛去呀？

甲 我听他那声音象——

乙 什么声音？

甲 那孩子的哭声：“赶俩……赶俩……”他一人要赶俩。

乙 嘿！有意思。

甲 山鹰姑娘的行动感动了大家，在我们苗寨流传着这样一首山歌：“槟榔那结果，颗连颗，苗家喜事多又多呀！

合作医疗就是好，‘六·二六’指示暖心窝。”

乙 这首山歌唱出了我们苗家的心里话。

甲 从小孩儿家里出来，我领你进山，去找老阿公去。

乙 老阿公是谁呀？

甲 苗寨的一位老人，他在深山密林中生活过六十多年。过去吃野果穿树皮，茅草取暖，芭蕉叶当被。他一生辛酸史，有一肚子心里话，老人一句都说不出来呀！

乙 老人是哑巴呀？

甲 对。在旧社会给苗王山主当奴隶，他受尽了折磨，病倒了之后，就是“鬼司”装神闹鬼，使他耳聋喉哑了。

乙 老人的病是这么得的。

甲 山鹰姑娘带着强烈的阶级感情，为老阿公治病。她想：旧社会，苗王山主说老阿公是命中注定；在修正主义卫生路线下，一小撮坏家伙说他的病是不治之症。今天，在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指引下，在党支部的领导下，在广大贫下中农大力支持下，我一定要把老阿公的病治好，让千年的铁树开出花来。

乙 好样的！

甲 山鹰姑娘每天攀悬崖，走险岭，在深山采药；她破除迷信，解放思想，在自己身上反复试针。就这样，她用一根银针，一把草药，终于把老阿公的病治好了。

乙 老阿公能说话了？

甲 对！老阿公激动得逢人便唱。

乙 唱的什么？

甲 “野芭蕉呀，根连根，山鹰姑娘和俺心贴心。党待苗家亲又亲，毛主席的恩情比海深。”

乙 唱出了老人对党对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。我去找老阿公谈谈。

甲 从老阿公家出来，再上我家里看看。

乙 你家里？

甲 山鹰姑娘就在这里抢救过我。没有山鹰姑娘就没有我的今天。山鹰姑娘用她的血和汗换来了我的第二次生命，山鹰姑娘用她的崇高的革命精神，创造了我死而复生的奇迹。

乙 怎么回事？

甲 那是两个月前的一个夜晚，突然……你可别害怕！

乙 发生了什么事？

甲 下雨了。

乙 嘿！我以为什么事呢。

甲 这是我们苗家十几年没遇到过的滂沱大雨，暴雨夹着狂风席卷而来。全寨人冒雨赶到水库，防洪抢险去了。可这时候我病倒了。

乙 唷！那快请山鹰姑娘给看看吧。

甲 我是这么想。可她比谁都辛苦，白天跑了一天，晚上又到水库跟大家一块参加战斗，明天一早还要启程出国，我不能再麻烦她了。

乙 那你就自己上医院。

甲 肚子疼得厉害，坚持不住啊！

乙 那怎么办？

甲 我忍着。

乙 忍着？

甲 好在多疼，我都不在乎了。

乙 你还够坚强的。

甲 不是！我晕过去了。

乙 你休克了。

甲 等我醒过来睁眼一看，党支部书记老张和山鹰姑娘都站在我身边，山鹰姑娘正在为我扎针哪！

乙 那是抢救你。

甲 当时就象有一股暖流传遍了我的全身。

乙 受感动了。

甲 同时我也觉得很对不起山鹰姑娘。

乙 怎么？

甲 人家抢救我半天啦，我尽顾休克了，连杯开水都没给人家倒啊！

乙 你顾得过来嘛！

甲 山鹰姑娘说：“病人已醒过来了，可是体温还在上升，血压继续下降，脉膊跳动微弱，可以肯定是急性腹膜炎，需要立即动手术。”

乙 那可得上医院呐。

甲 不行，山路崎岖，一路颠簸，病情会恶化的。

乙 那怎么办？

甲 “老张同志，为了抢救阶级弟兄的生命，我和同志们给

他做这次手术吧。”

乙 啊？山鹰姑娘作手术？

甲 “尽管我们的临床经验还不丰富，但是我们还是做过几次手术。”

乙 是啊，我是说这得担多大的责任哪！

甲 “救死扶伤，为人民解除病痛，正是我们赤脚医生的责任。”

乙 对呀，我是怕你担风险。

甲 “革命先烈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，我为阶级弟兄担一些风险是应该的。”

乙 应该是应该，我是怕……没有这个条件呀！

甲 “条件靠人去创造，白求恩同志在战火纷飞的时代抢救伤员，强调过什么条件？”

乙 是啊，我是怕……我怕什么呀！

甲 党支部书记老张可不是象你这么回答的。

乙 他说什么呀？

甲 “山鹰姑娘，党支部和苗家的广大贫下中农都支持你！请你勇敢地拿起手术刀，向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宣战吧！这是一场争夺农村医疗卫生阵地的战斗啊！”只见山鹰姑娘满怀信心，全面进行了消毒，就把我这间屋子当成了手术室了。

乙 手术床呢？

甲 竹床代替。

乙 无影灯呢？

甲 手电照明。

乙 麻醉剂？

甲 用针刺麻醉。

乙 全用上了。

甲 山鹰姑娘为了我在手术过程中能不断增强抵抗力，还亲自准备了蛋糕和清凉可口的椰子水让我吃。

乙 那你就吃吧。

甲 我刚从昏迷中醒过来，哪吃得下去呀！

乙 可也是。

甲 山鹰姑娘说：“那就等会儿吃吧。”说着，她沉着地走到了床边，拿起了手术刀。当时屋里格外肃静，那个安静劲儿呀，连谁眨巴眼我都听得见。

乙 这也太安静了。

甲 十几双眼睛盯着山鹰姑娘这把手术刀，就听得“喀嚓”一声……

乙 开刀了？！

甲 外面打雷呢！

乙 这巧劲儿。

甲 山鹰姑娘听到了雷声，想起了几年前……

乙 几年前是怎么回事？

甲 她当赤脚医生的第一年。那也是个雷雨交加的夜晚，山鹰姑娘身背病儿，去往医院抢救。她想：我要会作手术就不至于使病儿一路再受折磨了。今天，党和人民把手术刀交给了我，我一定要用好它。只见她眼不眨、

心不跳,熟练地进行手术。

乙 好!

甲 我看着山鹰姑娘对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,思想上翻腾开了。

乙 你想什么呢?

甲 旧社会逼死我们苗家多少阶级兄弟,病魔夺走了我们多少苗家姐妹的生命。党和毛主席情深似海,恩比天高。政治上让我们苗家人翻身,思想上让我们苗家人解放。毛主席又及时发出了光辉的“六·二六”指示,苗寨办起了合作医疗,培养出一批自己的赤脚医生。从此苗寨可就变了样了。

乙 这是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的伟大胜利。

甲 再想想山鹰姑娘,平时刻苦攻读马列,技术上精益求精,全心全意为我们苗寨服务的精神;她把党的温暖,及时送到我们苗家人的心坎儿上。在关键时刻,她能挺身而出;面对阶级敌人,毫无惧色。谁听了不受感动?

乙 就是呀!

甲 当时激动得我把脖子一仰,嘴一张……

乙 噢,你又昏过去啦?

甲 我把椰子水喝啦。山鹰姑娘说:“为防止病人再休克,马上需要输血。”党支部书记老张一听说输血,立刻卷起了衣袖:“山鹰姑娘,需要多少血抽我的吧!”在屋里的人,一个个伸出胳膊:“抽我的吧!”“抽我的!”“抽我的!”

乙 这场面真感人。

甲 山鹰姑娘说：“老张同志！你是我们学大寨的带头人，你身体又不太好，不能抽你的。乡亲们，苗寨的山山水水还等待你们用血汗来浇灌，不能抽你们的。我是O型血，抽我的吧！”

乙 抽山鹰的？

甲 我一听就急了：“山鹰姑娘，你的血不能抽，老张的也不能抽，谁的都不许抽！既然非输血不可，就抽我自己的吧。”

乙 嘿！自个给自个输血呀？

甲 我一激动，不知怎么说好了。当时，阶级弟兄的鲜血，滴滴流进我身上，一股暖流暖在我心上。我看到了山鹰姑娘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，不由得使我想起了当年的白求恩同志。

乙 山鹰姑娘真是白求恩式的医生。

甲 一会儿功夫，手术完成了，天也大亮了，雨也不下了。山鹰姑娘抹抹脸上的汗水，背起挎包：“同志们，再见吧！”

乙 山鹰姑娘要上哪儿去？

甲 出国上日内瓦呀！

乙 噢，我忘了这茬儿啦。

甲 大家为了欢送山鹰姑娘奔赴世界卫生讲坛，欣喜若狂，载歌载舞。

乙 用歌舞来欢送她。